

# 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七）

**日占时期**  
(1942—1945年代)

**(一)**  
**父亲工匠出奇招**  
**日酱油厂终倒闭**

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，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、新加坡弃守，1942年3月9日，印尼群岛荷军投降，1942年5月6日，美菲联军7万余人在巴丹投降，菲律宾沦陷。只半年时间，日军就占领了东南亚各地，过去嘲笑中国的，竟是这么不堪一击，岂不是天的讽刺和笑话吗？

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对美海军太平洋珍珠港基地突袭，在珍珠港事件当日，日军也从深圳进攻香港，时局越来越紧张。那天晚上11点多，我们已经上床睡觉，同屋林家家人来敲门，说有香港的亲友找我们。父亲把房门打开，一看是4个陌生男人，一个个拎着皮箱，神情疲惫狼狈，父亲再看，“并不认识呀！”其中一个人说，他是香港三姑租房的房客。这时母亲也走来，一听“香港三姑”这个名字，就马上认出其中一位是欧阳伯（这是我和哥哥对他的称呼，人很好，每次出航回来总带些礼物给我们）。根据欧阳伯的讲述，日军已占领香港，他们的芝字邮轮，现在停泊泗水港口，不能回香港了。

他们船员在船上等候了一周，接到紧急遣散通知，全部人员必须上岸，有亲友的投奔亲友，没有亲友的就按指定地点安顿，什么时候复航另行通知。母亲向屋主说明情况，刚好还有空房，几位船员叔叔租下暂时安顿下来。这时期，所有外国轮船华人船员在泗水上岸的，约有三四百人，单是位于泗水加巴沙里街（Jl: Kapasari）船员收容所就有一百多名。这些上岸的船员，一住就是3年多。我熟悉他们中间的许多故事，不单是因为同居几位船员叔叔，我还在船员收容所前摆过香烟摊，及后他们有的归队，有的留在当地成家立业，在后面的篇章还会谈到。

倭寇占领印尼，风嘯雨凄。（词典注解：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。十四至十六世纪常骚扰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称之为倭寇。）

一天，午后1点吧，家里来了一位日本人，矮矮胖胖的留着八字胡子，虽是商人打扮，也掩盖不住那种占领国嚣张气势，他后面跟着

一个拿着木桶的本地人，他叫那位本地人用印尼语讲出来意。照那位本地人说，他的老板（就是来的这位日本人）是开酱油厂的，在家具店看到这个木桶做得很好，要我父亲到他的酱油厂，管理工人专做装酱油木桶。不给父亲有任何考虑，就把父亲带走。那位本地人告诉母亲：放心，这位日本人只是带你丈夫看场地，谈好就回来。

父亲做木桶拿到家具店寄卖，这件事我当然知道。那是日本鬼子刚刚占领泗水，人心惶惶，家家户户，不是闭门也要关窗，试问还有谁找木匠修屋做家具？在无计可施之下，父亲只好利用自己残存的木料，做些家庭用具，如木洗手盆、木桶、木凳等等，拿到家具店托卖，倒也赚回一点生活费。

父亲被那个留着八字胡子日本人带走，4个钟头过去了还未见回来，是凶是吉，母亲担心。我倒没有母亲想得那么多，因为父亲只是一个工人，同时我也知道父亲决不会做坏事。到了晚上父亲还没有回来，母亲更加焦急，我也开始作种种猜测，难道真有坏事降临吗？难道真会叫父亲拿枪帮兇吗？是拉父亲去修筑战壕吗？但我还是摇摇头作了否定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父亲是决不会替日本鬼子做坏事的。

夜，月亮已爬上来，父亲终于回来了。但父亲一脸的不高兴。父亲说那个日本人是一个酱油工业株式会社老板，叫父亲主持他的酱油木桶制作工场，并且还要举家搬到工场去住。饭后，父亲一边抽着竹水烟筒，一边对母亲交代，这个礼拜内要搬家，床和橱子不必搬，只带衣服和厨房用具就可以了。母亲不解地问，为什么一定要搬家？这个房间还租不租？“租，当然还租，我们还会搬回来的！”父亲是个话不多的人，母亲问一句，就是这样硬棒棒的回答一句，不多解释，更没有安慰。母亲有许多忧虑要问也只好不再问了。由母亲向屋主交代，交代时屋主出于关心，多问几句，母亲低声说，日本人工场有房间，日本人叫搬，他（指我父亲）不愿搬又不得不搬，只搬轻便的，搬去之后才打算。

我听到母亲这样向屋主交代：“房子我们继续租，不久我们还会搬回来。”母亲只照着父亲的话重说一遍。我哥非常厌恶日本人，他在学校时担任学生会工作，就积极宣传赈济抗日，他想劝告父亲拒绝日本鬼子的指使。但是哥也深知父亲为人，就是在怎样的困难

下，他也不会跨越底线。这次父亲的做法自有其道理。其实哥最近精神也很不好，腋下生了个疮，已两个月了，疮很“顽固”。

我听一位船员叔叔说过，日军南侵说是“大东亚共荣圈”，其实都是幌子。日本是20世纪以来亚洲唯一最强大的国家，侵略中国受到强大反击，不得不转向东南亚。日军所到之处目的夺取资源，夺取劳动力。．．．

搬家开头几天，父亲和母亲把旧房留下的家具杂物，搬到屋外洗刷清洁。灶头一向是在地上用几块红砖叠成，现在是砌得高高，煮饭炒菜都不必弯着腰或蹲下，母亲既好奇且满意。日本鬼老板天天来，天天催促，父亲指着贴在工场前的招工启事，说“很快就会找到工人。”

“新家”位于泗水南区巴杀都里火车站（Stasion Keretaapi Pasarturi）附近，占地很大，单晒场就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，我们住的房子也比原来的房子大得多。房子和晒场都是旧建筑，这年代是妖魔年代，凡被日本人看中的都会被没收。

在新家，我一时兴起，一早就绕着晒场奔跑，这样奔跑了几天，慢慢兴趣减了，因为每次跑完坐下来，感觉没有玩伴太孤独。我哥身体越来越弱，就是坐在房外也要找个挡风的角落。我常担忧如果没有了哥怎么办？“哥你要快好起来啊！”每次我望见哥日渐凹陷的眼眶，总是这样心焦和祝愿。为哥的病，母亲时常回到原来住的巷，那边邻居多熟人多，说不定能探问出有医好哥的方子。母亲带回船员叔叔送的盘尼西林药膏，说是目前治疮最好的药，很有效，现时已很难买到。母亲得到药膏好像遇到了救星，欣喜万分。我当然也充满信心充满喜悦，“哥有救了！”

到了晚上灯火管制，空旷的晒场，不远处那座监狱（泗水北区红桥附近也有一座监狱），只见探照灯不断在四周晃来晃去，更让人毛骨悚然。听说监狱里有许多“罪犯”，死了一批又进去一批。是怎样死的谁也不知道，尸体运到哪里？也谁也不知道。监狱距离我住的酱油场，隔着一条街，住在这一带的人少，到了晚上，这一带像鬼域一样，夜风飒飒，阴气森森，仿佛监狱的冤魂万千，被拷打得鲜血淋漓，被摧残得神思恍惚。逐渐我对新房感到恐慌，很想搬回原来的住家，家小却有邻居，加上邻房的船员叔

叔，热闹，像一家人。

日占时期，居民要有“良民证”，父亲不去办理。在一次街上搜查中，父亲因没有“良民证”被捉去关进牢房，结果由酱油木桶工场日本老板匆匆赶来担保出去。一声“马基罗”捆了牢房看守人一巴掌，并像疯狗一样嚎叫着要父亲马上去办理“良民证”。本来有日本人开出的证件去办理，是通畅无阻的，但是父亲到日本投降都没有办理那张可耻的“良民证”。

一个月后工场已有10多名工人工作，父亲找的都是土著工人，木桶都用一片片木料拼凑而成，工夫在于“不漏”。我觉得奇怪，父亲看到手下的工人，懒懒散散地工作，也不管一管，只吩咐他们看到日本人来了，要醒目，要装出手足勤快的样子。另外，我还注意到父亲每天一大清早或傍晚工人都放工回家之后，一定亲自拿水把明天要用的木料浇湿，我以为这是制作木桶的一道工序。

只半年，八字胡子日本老板对我父亲监督制作的木桶，很不满意。为什么不满意？我不知道。只知道木桶制作场换人，父亲带着我们又回到原来住的地方。一个晚上，我偶尔听到父亲和母亲的一段谈话：

母亲：“只半年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换人？他好像很不高兴，为什么？”

父亲没有回答。

母亲再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父亲低声的说：“其中秘密幸亏没有被发现，不然会被捉去枪毙。”

母亲不解：“有那么严重？”

“当然严重，我每天早晚把木板浇湿，这样制成的木桶，出货时不漏，装满酱油时也不漏，待运出后由于气候干燥，木板逐渐缩水，酱油就非漏不可。酱油是他们的军需品。”父亲接着压低声音说：“难道你真以为我会心甘情愿替日本鬼子卖力？”这是我听到父亲最长篇的话语了，心里一亮“原来这样！”

**(二)**  
**药物奇缺找巫师**  
**哥哥病逝风雨夜**

用完了船员叔叔送的盘尼西林药膏，哥哥腋下的顽疮，红褐色疮头只淡了点，结实如核脓疮只稍为软化点，哥依然疼痛难以睡眠，身体依然一天一天消瘦下去。但是一家人谁又能安睡呢？谁的眉头能舒展得开

呢？

市面大部分物资受到统制，连蔬菜也不例外。比如包菜，菜市所卖的是剥下的老菜叶。特别是药品，多被“军需”统制，别说外国制造药品，连本地稍为畅销的药品，市面已难买到。样样需要黑市通道，黑市通道却未必都能办到。物资奇缺，人心惶惶。

哥瘦得不成人形，母亲口里不住地哀求菩萨，父亲晚上失眠不能睡，白天饿着肚子出外探听，有谁见识过或有什么偏方。母亲在哭，父亲在沉默，我躲在角落眼泪禁不住簌簌落下，生怕死神随时夺走哥的生命。怎么办呢？

“哥！哥！”我摇着哥瘦得像一条干枝的手臂，哥哥躺着动也不动。

晚上有10点多了吧，屋外很静，偶尔有些挑担子叫卖熟食的经过，接着是几声狗吠，接着就再沉寂下去。我很怕黑夜的到来，怕听到母亲的哭声，父亲的格外沉默，我在恐慌氛围中更感恐慌。我不住地轻摇哥哥：“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在乡下时，爬树粘‘知了’，不是很健康吗？”

我默然，心里却不停地哭泣说：“哥哥，你怎么了？还记得吗？你带着我爬上后山。在山顶，你伸开手臂，像向大地诉说，然后又像雄鹰高飞，那时候你多健康啊！”

我默然，心里却不停地哭泣：“哥哥，你在学生会里多活跃，同学们喜欢做家家游戏，把你配给一位也是学生会干部，长得很优秀同时还有一双水灵眼睛名叫妙藏女同学。你遇到她总是脸红或绕着走，可见你也很喜欢，不然每遇到她总是脸红呢？哥哥，你的人生道路还漫长，怎么可以离开呢？”

我不能入睡，心卜卜不安。

在睡梦朦胧中我听到母亲正在安慰哥哥，母亲说，“别担心，菩萨会保佑，我们没有做过坏事，菩萨一定知道一定会保佑。．．．”接着是哥哥微弱的声音：“别再哭别再为我担心了，家里已花得精光光，我这样．．．痛．．．苦．．．”我知道哥哥的心，不但置于哀、置于痛，也已置于绝望！

过去学校同班同学，学生会干部，知道哥哥病重，虽然时局不安定，还是陆续前来探病，看到昔日在校时叱咤风云的一个人，而今瘦得不成人形，纷纷留下零用钱，有的把储蓄都拿来，有的女同学慰问后在门外痛哭！母亲焦急之余，听